



橡塔

墨小芭

著

橡塔

墨小芭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橡塔 / 墨小芭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6.8

ISBN 978-7-5500-1783-2

I. ①橡… II. ①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26139 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编: 330038
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E-mail bhzw0791@163.com

书 名 橡 塔

作 者 墨小芭

出版人 姚雪雪

出品人 李国靖

特约监制 何亚娟 王 瑜

责任编辑 王丰林 袁 蓉

特约策划 何亚娟

特约编辑 王 婷

封面设计 小 茜

版式设计 王雨晨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1/32 880mm × 1230mm

印 张 9.75

字 数 220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1783-2

定 价 32.00 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6-164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contents



楔 子		001
第一章	噩 梦	005
第二章	夏 难	019
第三章	秘 岸	039
第四章	Thorn Paradise	057
第五章	嫉 妒	077
第六章	恋 人	097
第七章	荒 原	117

目 录

contents



第八章	幻觉	137
第九章	断章·加害者①	159
第十章	距离	185
第十一章	沼泽	205
第十二章	断章·加害者②	229
第十三章	痛症	253
第十四章	告别	275
后 记	Hello, 好久不见	305

我一直在想象你的样子。

你应该和我很像，笑起来鼻子上有小小的褶。也许会更像你的父亲，浓密的睫毛像一匹驯良的小马。

你会在清晨发出鸽哨般嘹亮的啼哭，光滑的牙床上隐隐约约有两粒萌生的小牙。

我俯下身子将你抱在怀里，耐心地轻抚你小小的脊背。你哭得累了，渐渐在我的臂弯里昏昏欲睡，粉嫩的鼻尖上落着一颗透明的泪珠。

你的父亲就站在我们身边，和我相视而笑，温柔地在晨光下亲吻你小小的手足。

他曾经说过，你来了，我们就可以放心地老去，岁月再也不能给我们以伤害，它只会使我们越来越柔软，越来越宁静。

而你会很快长大，会开始扶着椅子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会用暖乎乎的小手牵着我，踉踉跄跄地走在我身边。

我们会并排站在有一盏路灯的那个路口，哼着儿歌等你父亲一起回家。如果你远远地看见他，会充满喜悦地喊着“爸爸，爸爸”，然后像一颗温柔的子弹一头扎进他的怀里。

我想着这些，不知不觉间总会露出微笑。虽然我们认识了还不满四

个月。

你在春天的夜晚来临，那个夜晚的月亮一定甜蜜得就像一块融化的奶糖，而你就像一颗闪闪发亮的星，猝不及防地来到我的世界里。

我猜你是个乖巧安静的小女孩，就像那只清明的细雨中出现在我梦里翱翔的小鸟，静静地盘旋在正午的阳光里。那些光芒被你小小的羽翼带动着，暖洋洋地聚集在你的轨迹上，明亮得让我感动。

我多想在一个下着大雪的午后把这个胎梦讲给你听。

那时候的你应该已经长大了一些，会抓着我的画笔在墙上胡乱地涂鸦。你父亲也许会故意板起脸来吓唬你，可我们都知道你不会怕，你只会尖叫着躲到我的身后，勇敢地冲他做鬼脸。

可是孩子，我亲爱的小孩，我还没来得及和你见上一面，他们就告诉我，我已经失去了你。

你走得那么快，那么突然，我甚至，还没来得及老去。

失去你的那天早晨，雾霭漫漫，太阳犹如碾碎的橘肉悬浮在寡淡的云层里。

我坐在台上，闻到四周弥漫着丝丝缕缕的书墨味。

是七月，不需片刻，薄薄的一层阳光透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照进来，落在我的额上。我顺着光线看过去，“《橡塔》新书发布会”几个大字使我产生轻微的眩晕。

身边的鹿嘉体贴地握住我冰冷的手，示意我回答记者的提问。

“您作为新晋漫画家，出道两年就能与鲸鱼岛旗下王牌作者鹿嘉联手，并一举夺得上一届金龙奖最佳绘本漫画奖，这样的起点是否会给您以后的创作道路带来压力？”

“我想这些馈赠给我带来的更多是动力。”

我心不在焉地回答，目光却在人群里焦虑地搜寻。然后，我看见他站在人群的末端，微笑着朝我招了招手。“我在这。”他用夸张的口型安抚

我，让我安心。

于是我重新调整了姿势坐下去，本能地将手掌搭在小腹上。自从你来到我的身体里，我总会不知不觉间做出这样的动作，很轻柔、很小心，像一个真正的母亲那样充满呵护。

我甚至会在潜意识里和你说话，可以絮絮叨叨地说上很久，比如傍晚沙地旁的小木马，或者商场里绣着小雏菊的白衣裳。在聚满媒体和来宾的大厅里，我和你说着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，直到下一个记者的提问将我从漫无边际的思绪中拉回现实。

“程松萝小姐，听说您婚期将至，有知情人士爆料，您的未婚夫就是著名青年画家展烨先生，请问爆料是否属实？”

我一怔，胸口开始隐隐地作痛，像有一把锈迹斑斑的刀在迟钝地切刮，绞断每一根神经，再徒手撕碎、捣烂，直到再无痛感。

“程小姐，程小姐……？”

“对不起。”鹿嘉变了脸色，对那记者严厉道，“我们拒绝回答与《橡塔》无关的任何问题。”

“我在向程小姐提问。”年轻的记者执意将话筒对准我，“程小姐，请您回答一下，爆料是否属实？”

她固执的表情和钟辛很像，细细长长的眉毛底下有一双让人莫名惊恐伤心的眼睛。

“不是展烨。”终于，我站起来，强忍着剧烈的眩晕轻声回答，“如果你看了四月份的报纸就会知道，不会是展烨。展烨……他已经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在我的耳边鼓起嗡嗡的回音。

我低下头，看见自己的小腿上蔓延出几道触目惊心的血迹，它们像汨汨的溪流，源源不断地从我的身体里流出。

大厅里的一切都开始变得模糊和扭曲，我蹲下去，在说不出的绝望中试图用掌心护住剧痛的腹部。孩子，你看，人群之外，那个发疯般向我们冲过来的男人，他的目光可真痛啊。

他明知道我阴险地欺骗了他，可眼底却始终还留有疼惜和爱护。

我曾经答应过他，会和他一起把你养大。

我总是这样，一次次无耻地给他希望，又亲手将这希望捣碎。可是孩子，我希望你知道，唯有这句，我想过用一生去遵守。

那天的最后，是我在沈江山的怀抱里茫然地看向窗外，太阳的光芒那么明亮，那是全世界的光，你就随着那些光芒流走了。



第一章

噩 梦



在森林的尽头，有一片广阔的草原。

草原上长着一棵小橡树。

今年秋天，小橡树第一次结出了果实。

“真希望有人来尝一尝我的橡果。”



——《小橡树》

1

松萝睡在晏城的春日里，十点钟的阳光透过豆绿的窗帘爬进来，漫过她宿醉的脸。

虽然天气预报整日在说近期会升温，但晏城的春与冬始终都没有划出明显的界限。松萝觉得冷，收回露在外面的手和脚，把自己使劲地往被子里埋了埋。

展烨站在阳台边喝下早晨的最后一口咖啡，回头看了眼墙上的挂钟，放下杯子，走过去用脚戳了戳裹成一团的松萝。

“别烦我。”被子里传来松萝沙哑的抗议。

展烨宽宏大量地笑了笑，不急不缓地说：“妈打电话过来，特地嘱咐我提醒你，相亲时间是今天上午十点半。”

松萝的脑袋嗡了一下，掀开被子弹起来，迷蒙的睡眼正对上展烨好看的笑脸。他穿一件纯白的套头毛衣俯身站在那，一双狭长的丹凤眼含着笑意，像一只不怀好意的老狐狸。

“现在几点？”

“北京时间十点整，铛——！”

“靠！”松萝爬起来，咬牙切齿地冲进洗手间，“早点叫我是会死吗？”

你这样很难让人不怀疑你对我还留有什么不正当的非分之想。”

“怎么会？”展烨递过去一套干净的衣服，无辜地睁大眼睛，“六点半我就开始叫你，第一次你叫我滚，第二次叫我去死，第三次扬言要把我冲进马桶。我都忍着没往你脸上踩，就是怕你带伤相亲影响不好。”

“那我真要跪谢你的体贴了！”松萝气急败坏地洗了把脸，披上展烨递过来的外套冲了出去。

没走两步，听见展烨在身后喊她的名字，回过身，正接住他丢出窗外的化妆包，“路上化个妆，给对方留个好印象。”

“你人真好！”松萝给他一个笑咪咪的白眼，拦了辆的士钻进去，“汇茂饭店。”

松萝喜欢晏城的春天，又高又远的天空，松散地投下清清淡淡的阳光，把这座热闹拥挤的城市粉饰得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

几只灰白的飞鸟在空中胡乱地盘旋，随意落下几粒鸟粪，砸在车玻璃上，惹来一阵不大走心的咒骂。

晏城的人就和晏城的春天一样，在火急火燎的环境里发酵着自成一格的慵懒。

松萝从饭店的窗外收回目光，低头抿了一口橙汁，强逼自己压下一个巨大的哈欠。

“对了程小姐，”坐在对面的男人吹了吹咖啡杯里冒出的热气，挑眉看着松萝，“方便问一下在哪儿高就？”

“算是老师吧。”松萝将垂在颊边的头发拨到耳后，尽可能温柔地说，“在儿童馆教小孩子画画。”

“哦？和小孩子打交道，倒是很符合你活泼可爱的气质。”

“是吗？谢谢。”松萝抬起手背挡住嘴轻轻地笑了一下，笑容里夹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心虚。如果这样的画面被展烨瞧见，他一定会捂着胸口呕起来，顺便嘲笑她、讽刺她，把她的尊严捏在手心里玩几个够。

在这之前，可以说松萝的每一个相亲对象都是展烨的笑料，他们就像一盆盆陈年洗脚水，任展烨随便端起一盆都能把松萝浇个透心凉。

可是这次的不一样。

松萝脑子里的小算盘迅速地对坐在对面的男人展开了测评，结实的身材，硬朗的眉宇，店外停着的宾利和金融界才俊的身份，按十分制计算，他怎么算都不会低于八分。

如果不是把咖啡喝得呼噜呼噜响，给个满分也不为过。

松萝心里牢记着妈妈说的话，人要追求完美，就会没完，见好就收才是人生真谛，因此这两分扣了也就扣了，丝毫不妨碍坐在对面的人已经超过及格线足足三分的事实。

松萝看着他，就像看着一面胜利的旗帜，白净的脸上展开无遮无拦的笑容。这笑容映在八分男热情的眼神里，像一团火，燃烧着窗外恹恹的春日。

两人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傻笑了好一会儿，直到八分男把杯子里最后的咖啡渣也吞下去。

松萝心想，原以为妈妈在“夕阳红广场舞队”里认识的阿姨不会靠谱，没想到给她介绍的远房表妹家婶儿的干儿子倒是意外地让人欣慰。

和乐融融地结束了午餐，八分男主动开车将松萝送回“猫殿咖啡”，两人站在门外毫无悬念地交换了号码，彼此道别。

直到宾利的车尾消失在街角，松萝才转过身，看着站在院子里浇花的展烨灿烂一笑，“你可以马上向妈汇报，就说我非常满意。”

展烨咧嘴一笑，那个笑容在阳光下干净得有点孩子气。他放下花洒，一手为松萝打开栅栏门，另一只手自然地接过她的包，语气和笑容都没有丝毫不妥，“你就不问问人家满意不满意？”

松萝回身扬起尖尖的下巴，“您眼睛没问题吧？人脸上写着 24 号加粗宋体的‘超级满意’你看不见？”

展烨就只是笑，仿佛一切了然于胸，“我眼神不好，几乎瞎。”

见他这样说，松萝也没了斗嘴的欲望，一路穿过猫殿的大堂进了后院。

猫殿后面是个三房大院，一间作为展烨的画室，余下的松萝和展烨各占一间。

松萝原本不住这里，毕业后一回晏城，她就在城南租了一个小单间，可是三个月前，那幢房子着了火。

起火的时候松萝正睡在题海里，迷迷糊糊间被刺耳的报警声吵醒，等她回过神来时，发现自己正懵懵懂懂地跟着人群往下跑，因为没来得及穿鞋，脚背上渗着血，也不知被人踩了几次。

终于到了楼下，回头一看，滚滚浓烟从她隔壁的窗户冒出来，夹着乱蹿的火舌，映红了漆黑的夜。

等到消防官兵疏散了人群，她跟着大伙跌跌撞撞地往前走，在寒冬腊月里冻得差点失去了知觉。

幸好有好心的邻居把电话借给她。她捏着手机想打给家里，又怕深更半夜吓着爸妈，犹豫了片刻，拨通了自己唯一可以背下来的手机号码。

二十分钟后，远远地看见展烨火急火燎的身影，他在人群里兜兜转转，一遍一遍地喊着她的名字。

松萝想叫他，可嗓子里像是堵着一团浸了水的棉花，怎么也发不出声。她只能傻傻地看着他，就像看着一片失魂落魄的海洋。

直到他的目光穿过一个又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落在她身上，慌乱里才有了安稳。

松萝看着那样的展烨，看着他在人群中拼命地冲向自己，忽然间眼眶酸胀得厉害。

他站在她眼前，没有半句多余的话，只快速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她的肩上，又蹲下身，搓热了掌心为她焐脚、穿袜子。然后，非常自然、非常习惯地转过身，把她背起来，这才开口说了那晚的第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没事了，跟我回家。”

松萝趴在他的背上，在彻骨的寒冷中轻轻地把脸埋进他的颈窝。展烨的身上有很淡的大吉岭红茶的味道，幽幽的茶香让松萝有点糊涂，朦胧之

间搞不清楚自己是活在此刻还是已经回到了过去。

小时候每次和人打了架，受了伤，展烨也是这样背着她，慢慢地走在月光下，把她带回家。

那时候他们还小呢，小到还没长出锋利的爪牙，柔软到不会伤害到任何人。可现在，头顶的月亮还和从前一样又大又明亮，他们却都已风驰电掣地长大了。

那之后松萝就住进了猫殿后院的空房。

五年了，他们又住到了一处，因为一场腊月里虚张声势的火灾。

而此刻，松萝坐在窗边的榻榻米上，用脑门轻轻地抵着窗。院子里晾晒着她的床单，刚洗过没多久的样子，往下落着剔透的水珠，起风了，柔软的边角在风中微微扬起。

床单是展烨洗的，在松萝正相亲的时候。

前一夜儿童馆教师聚餐，松萝酒量浅，回了猫殿就开始呕，从走廊一路吐到床上，吐得浑身无力，最后一头扎在吐脏的床褥上动弹不得。

她喝多了就爱喊展烨的名字，像喊自己家遗失的小狗，展烨啊，展烨——展烨！

等展烨真的气急败坏地走进来，她歪过沾满呕吐物的脸看他一眼，嘿一笑，心满意足地睡了。

展烨强忍着恶心把她拖到客厅，用热毛巾擦干净她惊世骇俗的脸，又找来自己的被子盖在她身上，关了灯，站在黑暗中好一会儿才回自己的房间。

松萝的脑海里闪过这些断断续续的画面，又想到自己方才小人得志的嘴脸，心里忽然莫名得很不是滋味。

脚边的手机嗡嗡地振动了两声，松萝划开屏幕，看到八分男发来的短信：周六可否赏脸一起吃个晚饭？

她想了想，收回神思，回了个“好”。

2

周五的傍晚，天还没有暗透。

松萝收拾好画具从儿童馆走出来，一出门就看见表妹左泥从地上一跃而起，灿烂的笑脸像一轮小太阳迎向她，“松萝姐姐，请吃饭！”

松萝忍不住笑，“你倒是机灵，知道来这堵我。”

左泥紧紧地搂住松萝的胳膊，忽闪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，“还不是因为想姐姐了嘛。”

“是你肚子里的小蛔虫想我了吧？”松萝用手指戳戳左泥的肚子，两个人像孩子似的在大街上笑作一团。

松萝只有左泥一个表妹，小她一岁，从小就和她格外亲近。她喜欢左泥也不全为那层亲戚关系，更因为她活泼有趣，开朗纯真，像个长不大的小天使，有着到哪都惹人喜爱的本领。

两人找了家常去的小酒馆喝酒。这里的青果米酒最是好喝，酒香醇厚，口感酸甜，配几样美味小菜，简直是享受，所以虽然位置偏远却客源不断。

看左泥吃得两眼放光，松萝高兴之余又有点心疼，“你才当了几天的记者，怎么会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？”

“新人都是这样的。”左泥把头一偏，“没有经验就只能到处乱跑，屁股总粘在凳子上是要挨白眼的。对了姐姐，猫殿还没雇到店员吗？”

松萝摇摇头。

左泥说：“展烨哥哥最会挑刺了，给他一只刺猬，他能还你一只光秃秃的小老鼠，难怪总招不到店员。”

松萝被逗得“噗”一声笑出来，“被他听到，小心拧你的耳朵。”

“才不怕呢。”左泥笑嘻嘻地望着她，“反正姐姐会护着我。”

正说笑着，外面传来一阵骚动，东西打碎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已有好事的顾客围拢到门口向外看。

松萝问老板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老板摇摇头，“就这鬼子进村的架势，不看都知道是道上的人替人收

债来了。”

“就没人管管？”

“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你能管？”

左泥一听就犯起了职业病，打开手机的摄像功能直冲出去，松萝怕她出事，匆忙结了账，也跟着挤到店外。

“姐你快看。”左泥回身扯住松萝的袖子，指向不远处乌烟瘴气的小巷子，“这也太欺负人了。”

松萝一看，下巴差点掉在地上，那个领头打砸店铺的不是别人，正是约好了明天和她一起共进晚餐的八分男。

她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下，张大嘴巴，半天冒出一个轻轻的“啊”。

什么叫欲哭无泪，大概就是金融界才俊摇身一变成了高利贷债主。也不知道现在提出反悔明天的约会，会不会就在这横尸街头。

身边的左泥看出她的异常，轻声问她：“姐，你怎么了？”

松萝苦笑着摇摇头，“快走吧，出了巷子报个警，既然被咱们遇见了，总不好看完了热闹就拍拍屁股走人吧？”

左泥点点头，收起电话，两人蹑手蹑脚地出了巷子。

回到猫殿时夜已深了，展烨正在吧台为客人冲茶，棕色的半身围裙系在腰间，衬得两条腿格外修长。看见松萝，抬头问她：“没碰到？新来的店员刚走出去。”

松萝摇摇头，表情恹恹的。也许是受了打击，回来时都没发现门外“招聘员工”的牌子已被摘了去。

“你怎么了？脸色不大好。”

茶香袅袅间，松萝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勉强挤出一个笑脸，“没事，我就是怀疑我到底是不是我妈亲生的……”

展烨笑起来。

松萝说：“你笑什么？”